

心灵感悟

总有一丝念想烙心底

■ 罗春花

周末下午，媳妇从娘家回来，给我带了好多时鲜蔬菜，有碧绿生青的莴笋，嫩生生的生菜，翠如玉的春韭，还有一袋泛着幽幽青光的螺蛳。

倒出螺蛳，贴心的媳妇已经剪去螺蛳尾了。媳妇接了一盆水，滴了一滴油，把螺蛳放进去，告诉我：“妈妈，这样螺蛳籽就会出来，螺蛳吃得就干净。”

傍晚时分，养了一下午的螺蛳终于上锅了。因着偷懒，就放了少许水，两勺黄酒，三勺盐，桂皮、香叶、辣椒，烧了个咸螺蛳。出锅，端盆上桌，忍不住馋欲，啍起了螺蛳。唇与舌忘情地游动，柔软、咸香、有嚼劲的螺肉，从口腔游走到肠胃，那种幸福感，那种满足感，欲罢不能。

小时候，家里拮据，每天都是勒紧腰带过日子，除了逢年过节、家里来客，平常鲜有荤腥。此时，螺蛳、河蚌、淡水蛭是开春至夏的最佳荤腥。在那清汤寡水的日子里，这些家乡河水的馈赠，满足了我们的口欲，填补了那贫瘠的岁月，饱足了那浓浓的幸福。幸福是个比较级，彼时，啍着螺蛳，吃着

烧河蚌肉，于年幼的我们而言，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老家门前有一条河。靠水吃水，是长辈们的智慧。每每清明时分，朔气还未褪尽，父亲便提着桶去水桥边摸螺蛳。在石板砌的水桥下的石壁上，总会锔着不少螺蛳，即使没有任何捕捞工具也能徒手摸。只见父亲把桶放在水桥上，脱去鞋子，把裤管卷到大腿根，衣袖挽到胳膊，下水，弯腰，两手探入水桥底下、两边，来回一摸，就是一大把螺蛳。玳瑁色的螺蛳，啪啪磕响桶底。用不了多久，桶里的螺蛳就攒了大半桶。父亲便提桶上岸。

那时的四月天，乍暖还寒，父亲的裤腿、衣袖已湿了一大半。冷水、湿衣，也让年壮的父亲有点瑟瑟。我们赶忙递过干毛巾，让父亲擦拭干。稍回缓缓气，父亲便提着桶，来到井台边，把桶里的螺蛳倒入篮子里，打水冲洗螺蛳。反复地冲、搓、洗，父亲便将外表干净的螺蛳放入脸盆，倒入半盆清水，滴上菜油，漂养一天时间，彻底将螺蛳的腮胃、肠体内的秽物排漂干净，并除去泥土腥味。等螺蛳吐纳干

净后，父亲便用钢丝钳剪去其尾部，放在篮子里上下反复用洗。洗净，热油，下锅，佐以葱姜蒜等佐料，加适量酱油、水，一点白糖，盖上锅盖。灶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旺盛，锅里的螺蛳噗噗的唱出沸腾的歌，父亲便让我们把火压小些，等到汤汁浓稠时便出锅了。

我们姐妹仨齐整整地坐在饭桌前，眼睛盯着那盆红烧螺蛳。父亲摸了摸我们的头，一脸的温情。这人啊，柔软都是给自己人的。终于开饭了，饭桌上啍螺蛳的声音，饱尝美味后的欢笑声、满足声，此起彼伏……

父亲的炒螺蛳，一直丰盈着我们那段艰苦的岁月，见证了我们一家人的过往。现在，我亦步入知天命，体会到了为父为母之辛苦。我想，那时父亲能扛起天，我们就是他扛起天的人吧，再苦再累，想到我们的时候心里也是甜的吧，为了这点甜，再苦他也是甘愿承受的吧。

现在，父亲走了，父亲的那盆炒螺蛳也没了。父亲一走十六年，是否连同那段过往的记忆也一起带走了呢？



古华风

云林烟峰(国画)

■ 张燕

人生百味

买房

■ 胡宇红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五一节，趁着阳光洗洗涮涮，突然接到一位久未谋面的同学的电话。“在家吗？我明天来奉贤看房，我老婆之前看了奉贤新城的一个楼盘，非拉着我要来看。”

“好巧啊，我明天要带儿子到市区去上课外辅导班。”我惋惜地说，“不能陪你们。”

“没事没事，奉贤我也熟的。你在经委，推荐几个地方给我看看就行了。也就一天，一天能看什么呀！”

放下电话，脑海中一下浮现出这位老同学的模样。那是一名学霸的开挂人生：研究生毕业以后，他一边不慌不忙读着交大的博士，一边天南海北、国内国外、乐此不疲地创业，最近一次听说是在北京，创办了一家专做国际游学的公司。我最后一次见他，应该还是五年前，他带着一家三口到庄行看完油菜花，我们一起吃了顿李记羊肉，还给他带了一篮新鲜草莓、拎着两只梨园草莓回市区。

是啊，也就一天，对这位见多识广的人物，一天能看什么？我翻了翻手机：

最新建成的，上海之鱼、奉贤博物馆、奉贤规划馆、九棵树艺术未来中心、东方美谷 JW 万豪酒店。

最新出炉的，美谷美购广场正在开展五五购物节促销，全场 5.5 折起，还可以叠加“惠民消费券”直减。

最新规划的，《奉贤新城“十四五”规划建设行动方案》刚刚市政府开过新闻发布会，蓝图勾勒“四城一都”。

也就一天时间，就这些吧。发给他，让他自己看！

第二天傍晚，我还在地铁五号线回新城的路上，接到了他的电话。“喂，你回来了吗？房子，我已经付好定金了！”电话那头掩不住的兴奋。“老同学，我们要做邻居了！”

“啊，这么快！家里人都同意？”

“就是他们，一定要我买！你给我介绍的几个地方我们都去看了。”

——我老婆，她喜欢上海之鱼，空间大，空气好，花海美。最让她惊喜的是美谷美购广场，家门口能买到这么多国际大牌，价格实惠，质量可靠。她今天老鼠掉到米缸里了。

——我儿子，他喜欢九棵树、博物馆、万豪酒店。说好了，6月份他要到九棵树看《朱鹮》，到博物馆看“三星堆”，考试结束了还要到万豪酒店住上几晚。

——我本人，更看好奉贤新城的规划。“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一川烟雨、万家灯火”，满足了我多年对安家立业之地的所有幻想。现在国外疫情反复，国际游学难做。我想把公司搬回上海，就放在奉贤，专做青少年教育。到那时你儿子就不需要到市区去上辅导班了。总之，我们一家人一致决定：第二张房票给奉贤。”

问春风，何处天籁之音，城之南、海之滨。

打动人心，一天也就够了！

诗以言志

母亲和老屋

■ 朱春芳

站在时光的路口
不经意泛起记忆的铁锈
如水般的温软、甜美与静谧
母亲住着的老屋
屋檐上的燕子、门口的大黄狗和我
都是在泥土里长大
老屋洋溢着母亲的菜香味
和父亲的烟草味

实实在在的农民
都能感觉土地的厚重
这是一种凝重的美
有来源古老村庄的菜花香
绿油油的麦田、金灿灿的稻谷
和香喷喷的烤红薯……

这是上天赐予农民勤劳的果实
母亲一身劲道把岁月献给庄稼
我最喜欢老屋居住的日子
门前小河流淌在乡间小道的纵深
岸边的鸭子随时等候主人的召唤
村口的小卖部、仓库里的老牛
拨毛针的孩子、抓知了的小伙伴
朴素毫无脂粉的邻家大姑娘……

老屋是一袭暖身的棉衣
守护乡野阡陌花开花落

老屋承载几代人的酸甜苦辣
有一天
母亲告诉我老屋将被拆迁

我看出
您微笑的表情中有千万种的不舍
无需过多言语
因为再也见不到的美
便在心里落下了根

所有远足从这里开始
脚步踩出一段段光阴
社区新房子在一层层垒高
同时垒高的是母亲的年纪和银丝
不管在哪里
母亲住着的方向
指引我回家的方向

身边故事

恩师安在

■ 唐红宝

那天，我漫步在镇上，看到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繁华气象，今非昔比，不禁感慨万分。这里，可是五十年前我读小学、中学，留下依稀可辨的足迹的故地。一路向东，我走到路口，看到东北方向街树夹缝间露出的几排 2 层老式公寓，心底一根沉寂了多年的弦突然拔响了，小学恩师平老师从前就住在这里！

平老师年长我约 20 岁，中等身材，短发齐耳，脸型略方，双眼皮，大眼睛，大概是患有肺病的缘故吧，她身材清瘦、颧骨微凸……她是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也许是我从小爱好语文的缘故吧，她一直很喜欢我，像妈妈又像大姐般关心我、疼爱我。

记得有一年冬季，我的嘴唇被冻得干裂红肿，上语文课起身回答问题时咬字不准，引起同学哄笑。平老师却没有批评我，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盒“百雀翎”润肤膏，涂上我的嘴唇，然后

把它塞在我的衣袋里。

记得有一次算术考试，我才得 70 多分，放学回家后被爸爸按在长板凳上打屁股。有邻居同学赶紧跑到学校告诉平老师。她气喘吁吁地赶来救我，把爸爸说得无言以对，从此没有打过我。当然，我的算术成绩后来一直保持在 90 分以上。

记得上六年级时，我在年级作文比赛中名列前茅，学校把我的作文打印出来发给全年级同学阅读，平老师当面告诫我不能骄傲，背后却逢人就说：“他是我的学生！”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小学升学考试前，平老师把我等三个男生叫去她家住三天，集中辅导功课，还供吃供喝，分文不收；考试那天，上午先考作文后考算术。我因母亲做的蛋炒饭饭放多了，结果作文刚写好就反胃呕吐了。平老师听说后，赶紧跑来亲自照顾我，给我买了面

包和棒冰，鼓励我坚持考好算术。结果，我以优异成绩如愿考进区重点中学，总算没有辜负平老师的培养和期望。

小学毕业，离开平老师之后，我没有忘却这位恩师，每年拜望或写信问候她。那个年代，不知道什么原因，平老师受到了批判，她托同学转告我，让我以后不要再去看她。就这样，我和恩师渐渐失联了。再后来，我去了金山工作，成家立业，奔波忙碌了 30 多个春秋，但是对平老师的思念与感恩，始终萦绕心际。

如今我也退休回来了。此刻，离开恩师的住宅仅一步之遥，怎能不去拜望呢！我凭着记忆找到平老师家附近，向邻居询问。有位老者告诉我，平老师 20 多年前就搬走了，不知去向。

我听了伤感万分，默默离开。仰首问天，恩师安在？苍天无语，我心惆怅，只能把对恩师的回忆，永远定格在那一幢陈旧而温馨的老房子上。